

鹰嘴东

□王保忠



像采凉山里别的村庄一样，这两年，鹰嘴东差不多空了。小卖部、磨面坊、卫生站相继倒闭，因为还有十几个走不了的念书娃娃，学校就暂时还留着。和小娟想象的一样，宿舍简陋得不能再简陋，除了一张不知修补过多少次的桌子，就是一口大瓮了。一进门，它就直逼你的眼睛，霸气，蛮横，让你无法忽略它的存在。老陈说它是存水用的，又掀起上面厚厚的木盖子让她看，水盛得满满的，快要溢出来的样子。

“这么大的水瓮？”小娟想笑，没敢。
“从前还有比这更大的呢。”老陈如数家珍地讲起了这瓮的来历，早年作为存粮的器具如何摆放在财主梁万仓的堂屋，如何被一边三遍擦得油光锃亮，土改那年主人吊死在房梁上后又如何充了公。“这瓮如今村子里也没剩几口了，我摸了一下底，全村满打满算也就三口了，你这儿一口，学校伙房一口，还有一口在村委会。”

“这样啊，都能进博物馆了。”
老陈忽又记起了什么。“想好了？真的要留下来？”
“当然，来了就没打算走。”小娟说。
不久前，恋了8年的男友，从美国加州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：对不起小娟，我爱上了师妹莉亚，她也如痴如醉地爱着我。我觉得我和莉亚更合适。请原谅我的直率，忘了我吧。

这简短的几十个字，对还沉浸在爱情幻想中的小娟无疑是当头一棒，最难过时她甚至想跳楼，后来听说学校有个支教名额，也没多想就报了名。校长正为派不出人而焦头烂额，听说她愿意下去，当即组织了一个隆重得可以载入校史的欢送会，称她是学校的功臣，也是他本人的救星。对校长的力顶，小娟什么也没说，她知道自己还没那么崇高。她不过是想找个陌生而安静的地方，为自己疗疗伤，不再疯狂地去爱罢了。

因了这种想法，小娟的适应能力就强，连差不多成了土著的老陈都有些吃惊。老陈是个单身男人，多年前离了婚后一直没有再娶，他是这个县的老模范，扎根山区教育的事迹曾被广泛宣传。没想到你这城里的来女娃这么能吃苦，老陈竖着拇指说，啥都不讲究。小娟淡淡地一笑，哪能跟您比呢，我是来向您学习的。说归说，其实她并不喜欢老陈，一开始就不喜欢，她觉得这个人在某些事上表现出的偏执很让人费解。比如，她每天早晨洗脸时，老陈总是装做碰巧经过她的宿舍，看起来很浪漫其实很专注地盯着她的盆子看，看得她不好意思，只能草草收场。她不知道晚上自己洗漱时，这个人是不是也会在外面探头探脑，真要那样就太恐怖了。

“你那是用啥东西洗脸？”大概也觉得这样有些不礼貌，有时老陈转过脸来，会没话找话地说几句，“看着不像香皂呀。”

“当然不是，是洗面奶。”
小娟本可以回答，可因为心里对这个人反感得很，就有意这么纠正。

“这就是洗面奶？”说话时，老陈两只眼睛瞪得像铃铛，鼻子一抽一抽的，可能全身的每个毛孔都张开了，在使劲地嗅，“我说咋这么好闻呢。”

一看他这样，小娟心里对他更为厌恶了。假如这是在城市，或者另一个地方，她肯定会对他毫不客气，但这是在鹰嘴东，是在一个叫鹰嘴东的小山村，她能跟他太较真。就当什么世面都没见过吧，她想。

“啥牌子的？”老陈还没说完。
“陈老师不会是要做这个生意吧？”小娟讥讽道。
老陈摸了摸脖子，“不是不是，我只想长点见识。”
“既然您对女性化妆品这么感兴趣，那我就替这牌子做个广告吧。它叫雅芳，雅致的雅，芬芳的芳。”说到最后，小娟几乎一字一顿了。

“有意思，”老陈说，慢慢咧开嘴笑了，露出几颗黄板牙。“对了，我们鹰嘴东有个姑娘也叫雅芳，人长得好看，清清爽爽的，也会说话。没想到这牌子也叫雅芳，真是有意思啊。”

小娟却不觉得多有意思，连天高云淡的话也懒得跟他说。待老陈念叨着走了，她憋不住地一阵大笑，笑得肚子都有些疼了。了半天，才想起还没有化妆呢，便拿起了眉笔，可她还没有画，便有一个小女生进来了，立在那里定定地看她。小娟知道她叫麦芽儿，常过来抱作业本什么的，是班上的学习委员。麦芽儿身子站得工整，目光却说不出的放肆，几乎是直勾勾地看着镜子里的她。小娟给她看得心里发毛了，扭过头也看着对方。

“作业本没带走？”
“抱、抱走了。”麦芽儿好像这才醒过神来，吭哧吭哧地说，“我来帮您洗脸水。”

小娟惊得鼻子都歪了，“什么？端我的洗脸水干吗？”
“往、往教室里洒呀。”
“那、不会再找些清水吗？”
“清水？老师，你不知道的，不能用清水呀。清水还等着喝呢。我们从不用清水洒地，能用上洗脸水就不错了。我们陈老师说话，用清水洒地是浪费，是败家子行为。”

“你是说我在浪费？”小娟没好气地说。
“老师我没，我是说我们这里缺水。”

“再缺也不能拿洗脸水洒地啊，这不卫生，很不卫生的。”
“老师，我们陈老师从没见过这不卫生呀。”

小娟注意到，麦芽儿几乎是一口一个“我们陈老师”，看来，老陈在他们眼里才算是老师，而她不过是一个外来客。

“老师，你就让我端走吧，是我们陈老师让我来的。”
“不行，谁说了也不行，你就说我不同意。”
“老师，你不要为难我。”麦芽儿几乎要哭出来了。

为难？小娟有些哭笑不得。她瞪了麦芽儿一眼，指了指盆子，又冲她挥了挥手，意思是快端走吧。她觉得这个麦芽儿简直不可理喻，她懒得和她说话了。麦芽儿做了个似的，端着洗脸盆匆匆地出门，因为走得急，水在盆里耸起了猫背，有几点就溅落到地上。麦芽儿自然也看到了，立刻放慢了步子，好像端的不不是洗脸水而是油，洒到了就会受到他们陈老师的呵斥。小娟看着稀奇，迟疑了一下，也跟着走，立在教室窗外看。

再看，麦芽儿进了教室，就把那盆水放到了讲台上，然后拿起教鞭，很响地敲着身边的黑板，问今天谁没洗脸。台下的学生便做鬼脸，热烈的起着哄。麦芽儿有些火了，再没有了刚才的拘谨，跳下去走到两条炕之间的通道上，挨着个儿地检查，先是查他们的脸，接着是脖子、耳朵根，最后是手背。有个男生忽然坏坏地一笑，报告说，我的屁股没洗，用不用查看一下？麦芽儿也没好话，我又不是你奶奶，没洗屁股回家去洗。哄堂大笑。小娟像是听到了不该听的话，脸先涨红了，心说这山里的孩子真是太野了，连女生都这么野。就扭过头去，却见身旁多了个老陈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站过来的。

小娟退不得已进不得，就硬着头皮竖在那里。
麦芽儿还在进行着她的工作。几个脸上有污点的男生，很快被她揪到过道里示众了。然后，她就监督他们清洁了。一个男生边擦脸边嘟囔，这水好香，老远就闻着香味了。另一个男生使劲抽抽鼻子，真是好香，好香。麦芽儿有些不耐烦了，催促道，快洗快洗，老师马上就进教室了。等几个孩子洗完脸，麦芽儿这才端起盆子往教室地上洒水，洒得很小心，很均匀，那样子像是天上的仙女向凡界泼洒琼浆玉液。

孩子们使劲在空气中嗅。“老师的水好香，好香。”
“不准乱说了。”麦芽儿沉下脸来，“赶紧背书，小心老师进来罚站。”

“新来的女老师好香，好香。”孩子们哪里肯听她的话。
“多嘴，”麦芽儿大声呵斥，“新来的女老师当然好香。”

听着教室里的七嘴八舌，小娟对这个麦芽儿也生出了厌恶，待她端着盆子出了教室，小娟并没让她送回宿舍，却就近把她堵在花池前——以此说明她的不信任——不耐烦地抢过了盆子，什么也没说，腾腾地回了宿舍。发了会儿呆，蓦地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怎么能这样呢？麦芽儿又不懂事，要怪就怪那个老陈吧，他是始作俑者，是罪魁祸首，没有他的指使，谁会进来端她的洗脸水呢？就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夹着课本进了教室，让一、二年级学生背诵《秋天来了》，三年级学生朗读《枫叶红了》。

学校有两个教室，小娟 and 老陈各管理一个。小娟负责的这个有两条大炕，一条炕坐两个低年级班，另一条炕坐一个中年级班。虽然代着三个班，总共也不过八九个学生。这就是所谓的复式教学。老陈那个教室也有两条炕，一条炕坐一个中年级班，另一条炕坐两个高年级班，合起来也是八九个学生。也就是说，整座学校，没超过20个学生。

“娃们越来越少了，再过几年会更少，更少。”有时，老陈免不了会感叹几句。

小娟早觉出了这一点，但还是听他说下去。
“知道为啥吗？穷，留住人啊。都跑出去打工了，在城里混上三年五载，能混出个样儿的，都把孩子接走了。”说着说着，老陈就会唉声叹气，“唉，等哪天没了学生，这里就不需要我了。”

小娟听出他有点伤感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老陈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再叹口气，就去看他的驴子了。校园西南角有一间驴棚，老陈一下课就会钻到棚子里去忙活，给驴子添草，喂水，出圈里的粪。小娟觉得老陈对那头驴子比对对学生娃们都亲，一提到驴子，两只眼睛就灯泡似的亮了，语调里透出一种爱怜的味道，像一个父亲提到他的儿子。驴脖子上还挂了个铃铛，一走动，就发出清脆的叮当声。驴子总是很安静地吃草，但偶尔也有不安分的时候，往往这边上着课，那边突然“哇哇哇哇”地叫起来，学生们便笑，小娟憋不住也跟着笑，教室里一下子就成了欢乐的海洋。一开始，小娟以为驴子是老陈的私人财产，圈在学校是为了方便饲养，慢慢才知道是公物，是学校的财产，老陈养着它不是用来耕地，拉庄稼，而是为了给学校拉水的。

每隔几天，老陈就会赶着驴子出去拉一趟水。走前，总会交待小娟几句，让她带着看下一班。出去时也总是那个程式，给驴子披挂上绳套，驾上轭，然后“驾”的吆喝一声，慢慢赶着出校门。车上放着个大水罐，“咣当”“咣当”地响，听到这响动，学生们就知道他们的陈老师又要去拉水了，一张张脸都往玻璃上挤。小娟注意到，每每这个时候，麦芽儿就会站起来，板着脸训斥那些不守规矩的学生，都坐好，谁不好好学习，等陈老师回来，我就告他。

小娟觉得老陈很宠这个麦芽儿，不一般的宠，几乎什么事都让着她。她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。有一次，小娟当着老陈的面故意提起了麦芽儿，老陈好像没听到她的话，看了她一眼，就去做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他越这样，小娟越觉得好奇，心说一定有什么事。私下向那个男生打听，这个男生一开始怎么也不肯说，再三动员之后，男生先开了个条件——不准把他的话告诉陈老师。待小娟点头答应了，他才道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——麦芽儿是李焕梅的女儿，李焕梅是老陈的伙计（村子里的土匪、野女人的意思）。

“老师，知道李焕梅是谁吗？她其实常来我们学校的呀。”男生神秘兮兮地说，“她男人死了好多年了，她一直不肯嫁，知道为啥吗？等着我们陈老师娶她呢。”

“那你们陈老师为啥不娶她？”
“我们陈老师才不稀罕她呢，她是个烂货。陈老师对她那么好，她还要跟别的男人好，知道吗，麦芽儿就是她跟别的男人的野种。老师，你说麦芽儿有多可怜啊，她都不知道自己亲爹是谁。”

“野种？”小娟心一沉，摇摇头制止了这个男生，“别说了，回去上课吧。”
知道了这一点，小娟注意到确实有个女人常来学校看老陈的。那女人看起来挺勤快的，总也闲不住，不是给驴子饮水，就是帮着老陈做饭。她一来，老陈那张蛛丝满布的脸好像就舒展开了，看得出来他很满足很幸福。学校有一间伙房，却雇不起炊事员，这么多年老陈一直是自己做饭。一开始，老陈是把小娟的饭也一块做的，可吃了几顿，小娟就吃不下去了。老陈口味太重，炒的菜味道也重，不是太咸就是太辣，可他自己却浑然不觉。味道重就不说了，老陈还开门，一天三顿都是白菜煮豆腐，锅里连个油花也漂不起。坚持了半个月，最后她总算找了个借口，跟他分了灶。分了灶便好，老陈好像才明白出了什么。那个女人一来，老陈可能觉得伙食有了较大的改善，有福应该同享，就过来邀她入伙。小娟躲都躲不及，又哪里肯去凑这个热闹呢，无论他怎么说都不肯。看着老陈委屈的样子，小娟几乎有些心动了，但一想到他和那个女人不明不白的，就不为所动了。

那个女人一般是早晨来，下午就走了，但有一天她下午也没走，夜里竟在学校住下了。那间房子闲置多年了，听说过有个民办教师住在这里，后来不知怎么死了。尽管老陈和那个女人看起来规规矩矩的，没有一点图谋不轨的迹象，小娟依然觉得说不出的别扭。这叫什么事呢，怎么可以留一个身份模糊的女人住宿？心里别扭，夜里就怎么也睡不着，老觉着会有什么阴谋发生。刚刚有了点睡意，却听得那房子传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，像要咳破胸膛，要把身子骨咳散架似的。没一会儿，老陈蹑手蹑脚地出来了，捏着嗓子问话，好像是问要不要紧，是不是忘了喝药。那个女人怎么应答，她就一句都听不清了。老陈一立站了很久，一直到那个女人的咳嗽缓解了一些，才又蹑手蹑脚回去了。这一夜，小娟一直没睡踏实，临明时睡着了，却做了个梦，梦见老陈钻进那间房子去了，钻了那间

房子不说还要钻她的房子，她尖叫了一声醒了，一身虚汗。

早晨起来，小娟感觉自己病了，头重脚轻，浑身疼困，一天的课都是撑着上的。下了课，免不了要和老陈打个照面，一看到老陈，她就觉得恶心，想吐。心里盘算着这学期一结束，就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支教时间是一年，她半年也挨不下去了。这个小山村并非她想象中的世外桃源，也会发生些偷鸡摸狗的事，她干吗要留在这里疗伤呢。眼不见为净，她走了，他们爱怎么就怎么去。可不管她怎么想，心里那块石头就是放不下，老想着老陈和那个女人的关系，一个不娶，一个未嫁，合到一块儿好不好吗？不就是个结婚吗，结婚能把你们累死？她真的很想找老陈谈谈，可每次就要开口了，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又把话咽回去了。

于是，日子只能这么别别扭扭地过下去。

二
转眼就是深秋。

老陈也忙活起来了，一有空儿就赶着车去拉水，看得出他想要在冬季来临前多攒点水。据说每年都是如此。伙房里不光有一口大瓮，还有一个大水仓，能存不少水。

这个周末，小娟原打算回城看看，却错过了车，心里闷得慌，不知该怎么样打发时光。窗外，老陈正忙着套车，看那样又是要去拉水了，她迟疑了一下，也出了门，想跟着去看看。在鹰嘴东呆了两个多月了，她还不知道在哪里拉水呢。老陈疑惑地看着她，来回得小半天呢，你走得动吗？小娟心里来了气，怎么走不动？长腿就是为了走路的嘛。老陈看了一眼她的鞋，又让她回去把高跟鞋换了，说这走不了路。小娟懒得听他聒噪，前边先走了。老陈不再吭声。

走着走着，小娟就落到了后边。几乎一直行进在山沟里，七拐八弯的，越走越觉得艰难，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，靠着树干或坐在石头上抖落灌进鞋里的沙子。总算到了目的地。抬眼看去，那边的坡梁下蹲着几个人，可能是在等水吧。看到老陈过来，就有人招呼，老陈闷闷地点点头，停了车也蹲在旁边等人让他先来。老陈摆摆手，意思是不急，蹲在那里抽烟。排上行了，老陈才蹲到小坑边舀水。

是一眼泉，水从泉眼里冒出，聚在边上的小石坑里。石坑蓄满了水，老陈便用一个小缸子往瓢里舀，舀满一瓢，水坑便见了底。老陈就继续吸烟，看着石坑满了，再舀，水桶满了，再倒进水罐里。瞅着那坑，看着泉水一点点地渗出，小娟忽然觉得有些内疚，对不住老陈，怪不得他一到她用水就神经兮兮的，原来这样啊。

水罐满了，老陈看了她一眼，便赶着车往村子里走。曲里拐弯的山沟，又拉了满满一罐水，逢着上坡，驴使劲，老陈也跟着使劲，脸憋得红红的。小娟也想帮忙，脚下的鞋却不听话，走着走着又落在后面了。每上了坡，老陈就停下来抽支烟，歇缓一阵子。

“这些年您就这么过来的？”小娟搭讪说。

“不这么过，还能咋过？”老陈淡淡地一笑。

“就不打算成家吗？”

“你不是听到啥了？”

“没、没有呀。”小娟摇摇头。

“肯定是，肯定是听到啥了。”老陈看了她一眼，又把目光移向远处的山峦去了，“我自然也想成家，可到了这个年纪，都五十多了，又没啥积蓄，谁肯嫁给我呢？”

“那个李焕梅不是对你挺好的吗？”小娟试探着问。

“李焕梅？”老陈盯着她，脸突然涨红了，“你该叫她梅姨。”

小娟心里就直骂自己，怎么能这样不小心呢。一路上，不管她怎么瞎蒙，怎么讨好着说话，老陈那张脸始终绷得紧紧的。小娟就觉得委屈，至于吗，犯得着这样死阴着脸吗？不就是提了提她的名字嘛。好心当成了驴肝肺，你爱怎么就怎么吧，她心里对自己说。

回了学校，看到那个女人又来了。

这几天，那个女人好像来得很勤，来给老陈做饭，拆洗衣行李，宿舍门前厚的薄的晾了一绳子。

老陈把水倒进伙房，又赶着驴车走了。
小娟也懒得去跟她了，把自己关在宿舍里，生闷气。那个女人却来了，说要帮她拆洗衣行李。小娟心里有些感动，却忙不迭地说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女人却固执得很，坚持要帮她。小娟拗不过，只得由了她，一边帮着提水，倒水。两个人一边忙乎，一边闲聊，话题后来就扯到了老陈身上。

“他也真是苦啊，连个家都没有。”女人叹道。

“你为啥就不嫁过来呢？我看你俩就挺合适的。”小娟忽然笑了。

“可不敢这样说，”女人脸上有了淡淡的红晕，“我不能再拖累他了。”

“你拖累他？看不出来啊。”

女人就讲了一件旧事。20年前，这学校除了老陈，还有一个叫张铁的民办教员。那年冬天，他们得到了一次考试转正的机会，考试的前一天，张铁瞅他们的衣服好久没洗了，就去套车拉水。老陈也张罗着要去。张铁拦着没让他去，说你数学没我好，再复习一会儿吧。张铁这一走就再没回来。等老陈在后山沟里找到他时，张铁早死了，冻得硬邦邦的。前一夜下了雪，他从坡梁上滑下去了。

“知道吗，张铁是我男人。”女人眼里有了泪。

“你男人？”小娟惊呆了。

“是，每年他生日这天，我都要来他宿舍住上一宿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。”

“明年怕是就来不成了，麦芽儿的嫂子要坐月子了，她哥

过些天要来找我。”

“你走了，麦芽儿呢？”

“也得走啊，他哥让她进城念书去，说城里的学校条件要好一些。麦芽儿不想走，她舍不得老陈呢。这些年，老陈几乎把她当亲闺女看了。可我不想再拖累他了。老陈离婚其实也是因为是我。他常来照顾我，他妻子受不了了，想让他离开鹰嘴东。他不肯，两个人就闹，闹到最后离了。”

“他既然离了，”小娟觉得她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，可麦芽儿又是谁的孩子呢，“按说你们就该结婚啊。”

“一开始是老陈不肯，说要让他老婆看看，他和我根本没那个意思。后来他有意思了，我儿子也长大了，我怕人们说三道四，不想再嫁了。”女人重重地叹了口气，“这都是命啊。”

没几天，就下了场大雪。

听说那眼泉的四周也结了冰。老陈拉水更困难了，天气稍好一点时，拉回来的还是水，不好时，拉回的就是冰了。怕把冰弄脏，老陈从罐子里取冰时，总是用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子套好，再小心地放入水瓮。宿舍里生着火炉子，却也不怎么暖和，瓮里的冰就消得慢，是水和冰的混合物，冰就在水里浮着。烧水时，先在锅里添点水，等水开了，再把冰从瓮里捞出放进去，慢慢才能消融。

小娟越来越感到了日子的艰难。

她觉得自己的伤疼得差不多了，也该离开了。

三
就要放寒假了，偏偏又下了一场雪。

伙房的水瓮和水仓积攒的水见了底，小娟宿舍的那口大水瓮也快见底了。老陈急了，这天吃过早饭，他给驴喂了草料，又从瓮底搜出点水给驴饮了，就套了车张罗着去拉水。

“路滑，”小娟不放心他去，“还是再等几天吧。”

“等不得了。”老陈摇摇头说。

“那我也去，帮着你推一把。”

“这不行，”老陈一摆手，“都去了，学生咋办？”

老陈说完就赶着驴车走了。

快正午时，还没见老陈回来。小娟沉不住气了，去找。学生娃们好像也晓得等什么，也跟着找。满山都是雪，有的路段踩成了坚硬的冰。小娟心里悬悬的，担心老陈会出事，沿着山沟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那辆车，躺在沟里，车轱辘在半空。驴倒是没事，在车边走来走去的。小娟赶紧地往前走，心跳得像擂鼓似的，她不知老陈有没有事。水罐子滚到了离车几步远的地方，罐口掉出一些碎冰，白花花的晃眼。小娟奔过去时，见老陈正坐在雪地上，一块一块地捡冰。

“看我，真的是老了，”见小娟和学生来了，老陈憨憨地一笑，“你们还没饿着干吗，快帮我捶啊。”

小娟没动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。

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，梅姨来学校叫麦芽儿进城，顺便跟老陈和小娟道别。听说这就要走，麦芽儿看了一眼老陈，“哇”的哭出声来。老陈拍拍她的肩头，说别哭了，走吧，还是城里的学校条件好。麦芽儿越发哭得厉害了，说再好也不如陈老师待她好。正拉扯着，麦芽儿的哥哥找来了，可能是等不及了。麦芽儿就往教室里跑，却硬是拉回来了。

老陈叹了口气，怔怔地看着车开过校门口，朝远处去了。

中午，小娟早早做了饭，让老陈也过来一块吃。

老陈看她炒了好几个菜，从宿舍拎来了一瓶酒，还问她喝不喝，小娟摇摇头。老陈说你不喝那我一个人享用了，边吃边喝，渐渐就醉了。醉了话就分外多，将一些陈年旧事都勾了出来，怎么来的这学校，怎么和张铁一块教书，又怎么在后山沟里找到的张铁，等等。

“知道你这么多年为啥非要留在这里吗？”老陈忽然说。

“因为你个劳动模范，境界高啊。”

“不对，那是报纸上的说法，”老陈摇摇头，“其实我是留下来疗伤的。”

“疗伤？”小娟叫出声来。

“没错，”老陈点点头，“我觉得我心里有残疾，需要像狗一样找个没人的地方，自己为自己疗伤。”

“心里有残疾？”

“对，”老陈又喝了杯酒，“当年，转正的事卡得挺死的，一个学校只给一个名额。所以，那次张铁说要去拉水，我拦都没拦，他考好了转了我就没戏了。我也知道夜里下了雪，去了肯定危险，可是我没拦他，甚至盼着他去。你说我多自私，心里多阴暗啊。张铁死后，我怕焕发责备我，就编了好多话哄她，其实他数学并不比我好。我考上了，就当了教员，可心里并不好受，一闭上眼睛就是他躺在沟里的样子。转正了，本来可以调走的，可我没走。我知道我不能走，得留下来照顾好他的妻子和儿女，这样才心安点。”

“那这下，”小娟半天才说，“这下梅姨她们走了，您总可以走了吧。”

“往哪儿走？”老陈又摇了摇头，“我惟一担心的是，将来村子都空了，连一个学生娃也没了，我该去哪里？连个疗伤的地方都没了。”

“还要疗？”

“没错，这也许是我一辈子的功课了。”老陈叹了口气，“上午焕发梅把麦芽儿领走后，我觉得我的伤口又疼了起来，知道吗，麦芽儿是我的女儿。”

“麦芽儿是您女儿！”小娟惊呆了。

“没错，”老陈眼里有了泪，“那年我和我老婆离了后，焕发梅可能觉得这是她的过错，越发对我好了。有一天我喝醉了，我们同了房，结果呢，结果她怀上了一——其实我们都不想要这个孩子。我没勇气陪她去医院，她就自己喝药，可最终还是没打掉，生下麦芽儿后，她怕影响了我，对谁都不说是我的。你说她要忍受多少屈辱，而我心里的残疾有多重啊，不该留下来继续疗吗？”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小娟心里说不出的震惊。

老陈又抓起了酒瓶，小娟哪敢让他再喝下去，硬扶他回了宿舍。

但没多久，老陈就又跑了出去，摇摇晃晃地在校园里走，走着走着，突然蹲下来，抓起墙根下的雪往头项上扬，天女散花似的，玩够了，又捡起根木棍，一下一下地往地上杵——这个动作似曾相识，听学生们说，老陈喝醉了就会在校园里打井。好像这也玩够了，又摇摇晃晃地在校园里走，蓦地记起了什么，竟一头撞进了那间空房子，把自己结结实实地关在里面，呜呜。

这一切，小娟自然都看在了眼里，却不知再怎么劝了。她也不知道该不该离开鹰嘴东了。

插图：孟浩强 题字：周振华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

王保忠：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狐壕》《甘家洼风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张树的最后生活》等。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协。